

·社会学笔谈·

# 略论情感的社会方式

——情感社会学研究笔记

王 宁

长期以来,情感被看作是个体的事情,同社会的关系不大,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但是,在西欧北美,这种看法受到一些社会学家的挑战。他们认为,情感并不完全是个体的心理现象,它同时也是社会现象。因此,情感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的社会学分支而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出现在西欧和北美。

从历史的角度看,情感社会学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Freud, 1963)。他认为,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的情感、欲望和本能冲动在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作用下而逐渐受到制约、镇静、抑制和疏导的历史,作为其结果,外在的社会力量逐渐以“超我”的形式而内化到个人的心理结构中,并对个人的行为进行自我监视、控制和指导。马尔库塞(Marcuse, 1955)和埃利亚斯(Elias, 1978, 1982)分别从批判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发展了弗洛伊德的这一思想。马尔库塞揭露了文明社会如何为着统治的利益而对个人的情感和本能采取“过剩压抑”。埃利亚斯则从历史的角度,经验地考证了作为人的自我约束的心理机制(类似于“超我”)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过程。埃利亚斯还和他学生、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丹宁教授,在情感社会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体育社会学。他们把体育(尤其是足球)和休闲看作是社会地建立起来的情感(如暴力情感)宣泄的安全通道,因而体育和休闲对维护社会的秩序具有积极的功能(Elias & Dunning, 1986)。吉登斯也探讨了现代性对亲密性和情感生活的影响(Giddens, 1992)。

在美国,对情感社会学作出较突出贡献的是欧文·戈夫曼。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对印象和情感的自我管理和控制做了精辟的分析,该书堪称情感社会学的经典著作(Goffman, 1959)。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霍茨查尔德则分析了服务工作者(如空姐)的情感如何在商业机构中被扭曲和异化的,例如,她们的“微笑”成为服务产品的一部分而纳入了管理的过程,因而她们是情感劳动者,通过情感劳动创造价值 and 剩余价值,并在情感劳动中失去了真实的自我,为此,她们以各种细微的方式进行反叛(如程式化的假笑、尽量少笑以防止皱纹)(Hochschild, 1983)。

关于情感社会学的文献还有很多,在此不能一一回顾。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性的转变,不但是制度和结构的转变,而且也是个人的心理结构的转变,也就是说,个人被迫要求对自己的情感进行越来越强的自我约束和控制,人的情感也越来越成为外在的社会力量(组织、权力和资本)的控制对象。与此同时,情感表情逐渐符号化了,成为一种形象塑造、社会交往和服务于某种目的(如利润)的符号工具和手段。因而,现代性的代价之一就是情感的异化、淡化和虚假化。关注在现代生存条件下人的情感模式和情感生活质量,成为情感社会学的

任务之一。情感社会学已正式得到国际社会学界的承认。

通过对主要的情感社会学文献的简要回顾,我们发现,情感社会学对情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情感的符号方式和社会方式的研究。我们这里不谈情感的符号方式,而只考虑情感的社会方式。那么,情感有哪些具体的社会方式呢?可以说,以往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情感的社会接受方式。笔者认为,除了情感的社会接受方式,情感的社会方式还应包括情感的社会沟通方式和社会支持方式。下面,笔者分别就情感的社会接受方式、社会沟通方式和社会支持方式,谈谈自己的看法。

情感的社会接受方式。1996年,笔者在国际刊物《休闲研究》(英国)发表了“罗各斯—现代性、爱洛斯—现代性与休闲”一文。其基本观点是,从启蒙运动以来,有关“现代性”的话语均是关于“罗各斯”版本的现代性,即强调现代性如何建立起对非理性的本能冲动和情感的制约、控制和镇静的社会机制(如社会理性化、资本主义的商品化、与工业化相联系的科学管理和劳动纪律等)。但是,事实上,现代性还有另一个版本,即“爱洛斯”版本。“爱洛斯现代性”强调的是,现代性不但对人的非理性的情感和本能进行制约、镇静和控制,而且通过建立“合法的”、“安全的”和“可接受的”渠道和空间对人的这些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情感和本能进行疏导、宣泄和释放。这种情感和本能的合法存在和社会接受方式,就是爱洛斯现代性。爱洛斯现代性和罗各斯现代性是现代性分化的结果。这种结构性分化使理性和非理性各有其合法的存在空间(社会接受空间),从而使二者不致相互干扰,从而双方相安无事、各司其职。因此,罗各斯(理性)和爱洛斯(情感和本能)的结构性分化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它克服了传统社会中情感和本能的无所拘束和恣意妄为对理性造成的损害,但是,这种分化也使人们对罗各斯现代性产生“好恶交织”的情感(Wang, 1996)。

可见,情感的存在并不完全是个人的事情,它的存在方式是社会性的,也就是说,它在何时、何处和以何种频率而得到满足、宣泄和释放,不同的年代、阶层、文化和社会有不同的接受标准和接受方式。这种情感的社会接受方式可以看作是现代化程度的指标之一。因此,对情感的社会接受方式的研究,有助于从一个侧面加深对社会控制和个人自由的关系的理解。如何解决人们的情感和本能要求与理性控制之间的矛盾,是文明过程的一个中心问题。如果说,在原初社会,情感和本能的满足常常以牺牲理性为代价,那么,在文明化过程中(如中国的封建社会),理性控制机制的建立是否是以牺牲人的情感和本能的满足为代价的呢?很显然,现代性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情感和本能)在制度和结构上的分化,无疑是迄今为止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

情感的社会沟通方式。情感作为一种心理体验,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就后者来说,情感是要以某种社会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情感沟通的社会方式是情感沟通的技术手段和社会形式的统一。按情感沟通的技术手段来分,情感的沟通方式包括口头沟通、书面沟通和电子沟通等方式(Poster, 1990)。与这些沟通手段相适应,分别出现了口头文化(如民间传说)、印刷文化(书报传媒文化)和电子文化(现代电子传媒文化)。在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阶段,情感通过印刷和电子语言的载体而成为商品,成为可以出售的“情感消费品”。同这三种技术沟通手段相对应,出现了情感沟通的四种社会形式:双向、面对面的沟通形式(以口头沟通为手段),双向、非面对面的沟通形式(以书信、电话和电子邮件、传真为手段),单向、面对面的沟通形式(以口头沟通为手段,如上级对下级发火、单相思者向心上人诉说爱情),单向、非面对面的沟通形式(以书写、印刷和电子为手段,如书刊、影视和电子传媒、上级通过文件对下级的宣传

鼓动等)(见表 1)。

表 1 情感沟通的社会形式

	面对面	非面对面
双向	双向、面对面	双向、非面对面
单向	单向、面对面	单向、非面对面

现代社会、尤其是城市化社会在情感的社会沟通方式上的变化之一就是面对面的、以口头为媒介的双向沟通的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限定在亲密范围。情感的沟通越来越成为一种以大众传媒为主导的、单向的形式,越来越成为可以由权力团体借助于大众传媒所操纵的过程。于是,人们的情感生活越来越成为情感消费和模拟情感,并越来越具有某种同质性。例如,西方的观众在观看空难、非洲饥民和海湾战争的新闻时,实际上是在消费快乐的“同情”和“恐惧”(一种变相的麻木),而丧失了真正的同情心和同情行动。用梅斯踣维奇的话说,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后情感社会”(Mestrovic, 1997)。

情感的社会支持方式。情感生活是人的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有着某种情感的社会支持,即向他人进行情感倾诉并从他人那里获得情感安慰和心理依赖。例如父母与子女之间、情侣或夫妇之间、朋友或亲戚之间等等,都构成相互性的情感社会支持。英国的伊丽莎白·波特对 20 对伦敦夫妇的婚姻角色的研究(Bott, 1955),就涉及到夫妇的情感社会支持问题。她发现,存在两种典型的夫妇婚姻角色。一种是分隔型角色:夫妇各做各事,男主外,女主内,双方有明确的分工,休闲时间也很少在一起。另一种是结合型角色,夫妇双方有明确的分工,尽量在一起做家务,双方较平等,决策时共同协商,休闲时间也多在一起(在这两个极端中,还存在许多中间的类型)。很显然,分隔型婚姻角色中的夫妇比结合型婚姻角色中的夫妇,相互之间的情感支持度要更低。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在于,在分隔型的婚姻角色中,夫妇各自都有一个联结程度较高的社会网络,与之相对,结合型婚姻角色中的夫妇只有较松散的社会网络。因此,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其社会网络的联结度越紧密,就越可能从这个网络获得某种情感的社会支持,因而就不需要过分依赖丈夫或妻子来获得情感支持,其结果就是婚姻角色的分隔。反过来,一个家庭的社会网络越松散,夫妇双方不能从其社会网络中获得较多的情感社会支持,因而就更多倾向于从丈夫或妻子那里获得情感支持,因而其婚姻角色就呈结合型(当然,不可否认,婚姻角色的不同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夫妇各自的人格等)。

传统的情感社会支持可以依据支持强度的大小概括为几种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是血缘与亲密关系,如家庭与情侣关系等。二是朋友、亲戚与邻居关系。三是社区成员关系,如同在一个教堂做礼拜,在同一个酒吧喝酒,同为一个业余爱好俱乐部的成员,等等。四是制度性情感支持(如中国的单位成为许多人的情感依托)。五是偶像崇拜关系。通过对偶像的崇拜,也可获得某种单向的情感社会支持。

随着电子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一种新型的情感社会支持方式浮出了水面,那就是网络上的匿名情感支持。网上聊天和情感沟通导致“电子社区”(本杰明·罗芭,1999)的产生,使人们的情感社会支持的范围大大扩展了,同时,情感支持的获取还不受年龄、性别、长相、地域、职业等等的限制,情感交往的成本和负担大大减少,而情感支持度则可以因此而提高。当然,也有物极必反的情况,那就是,过分沉溺于网上匿名的情感支持,可能反过来削弱了在现实社会

中的人际交往和情感沟通能力。

对情感社会支持方式的研究,有助于了解维系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微观基础,因而对理解社会的微观建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理解人际之间的社会影响也有重要帮助。

综上所述,情感的社会方式完全值得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对情感的社会方式(包括社会接受方式、社会沟通方式和社会支持方式)的研究,对于从微观方面加深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理解,了解现代性与情感生活质量的关系等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并为社会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 本杰明·罗芭, 1999《电子社区:没有比之更佳》,《数字经济蓝图:电子商务的勃兴》,唐·泰普斯科特、亚历克斯·洛伊·戴维·泰科尔著,陈劲、何丹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 Bott, E. 1955, "Urban Families; Conjugal Roles and Social Networks", *Human Relations* 8; 345-350.
- Elias, N. 1978,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1; the History of Manners. Oxford: Blackwell.
- 1982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2; State Formation and Civilization. Oxford: Blackwell.
- Elias, N., and E. Duning 1986,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 Freud S. 1963,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by J. Riviere, revised and newly edited by J. Strache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 Giddens A.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 Hochschild A., R. 1983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cuse H. 1955, *Eros and Civilisation*. London; The Beacon Press.
- Metrovig S. G. 1997, *Postemotional Society*. London; Sage.
- Poster, M. 1990,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ang, N. 1996, "Logos-modernity, Eros-modernity, and Leisure", *Leisure Studies* 15(2).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责任编辑:郭于华